

[英] 娜塔莎·所罗门斯 —— 著
(Natasha Solomons)

王嘉琳 —— 译

音乐收藏者

The Song Collector

这世界
总有一个与你听到同样声音的人
陪你谱出人生的传奇



中信出版集团

音乐[♪]收藏者

The Song Collector

[英] 娜塔莎·所罗门斯 —— 著
(Natasha Solomons)

王嘉琳 ——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音乐收藏者 / (英) 娜塔莎·所罗门斯著; 王嘉琳
译. --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8. 4
书名原文: The Song Collector
ISBN 978-7-5086-8465-9

I. ①音… II. ①娜…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
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11136 号

The Song Collector

Copyright © Natasha Solomons 2015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Hodder & Stoughton Limited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
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音乐收藏者

著 者: [英] 娜塔莎·所罗门斯

译 者: 王嘉琳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承 印 者: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12.5 字 数: 305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京权图字: 01-2017-8368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8465-9

定 价: 48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问题, 由本公司负责调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献给卢克和他的外祖父母

我思念的女人，你唤我名字的声音，总在我
心间徘徊。

——托马斯·哈代

《声音》

比窃贼更可怕的是搜集歌谣者，他们四处捕
捉民歌，然后将它们囚禁在冷冰冰的乐谱里，这
样做的同时也就扼杀了歌曲本身。

——约翰·洛马克斯

《美国歌谣与民歌导论》（1932）



2000年, 3月

埃迪的歌声在她自己的葬礼上回荡,也只能是这样。对于埃迪,大多数人都是先闻其声后识其人,初识者往往要过上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,才能相信那个声音——那个震颤的高音——竟然出自这样一位身形纤弱,有着灰色眼睛,手挎一个大包的女人。她就像花园里的一只画眉鸟,歌喉又如夜莺般曼妙。她有一个绰号——“小夜莺”——这也是我觉得最适合她的。然而夜莺本身与我们的想象有所出入。与多数人的认知相反,夜莺并非英国出生、在非洲越冬的鸟儿。她是在英国度夏的非洲鸟,人们在英国夏夜侧耳寻觅的悦耳鸣啭,实际上是源自非洲密林的乐声;她虽常见于伯克郡和多赛特那些青苔遍布、银莲点染的杂树林,几内亚比绍却也是她的故乡。

有一回埃迪告诉我,她其实并不很能欣赏英国乡村。过去,当埃迪父母在砖巷^①看摊子时,她那瘦瘦小小的俄罗斯祖母负责照顾她,并会给埃迪讲故事。冬天,她俩就窝在那间破败平房里的电暖炉边上,缩在毛毯下面,一支烟递来递去,埃迪静静地听,老祖母叨叨地说。故事总是关于俄罗斯,关于白茫茫的冰天雪地,寒意直渗体内,将你的四肢骨骼统统冻结成冰,若再有狂风助力,更会被击碎成千片万片,飘飘洒洒

① 伦敦东区的一条街,为流行文化的聚集地。——译者注(本书若无特殊说明,均为译者注,后不一一注明。)

地落到地上，仿佛融入了天上降下的浩渺雪花。

夏天，埃迪和祖母会带上苹果，来到那一小片勉强可称作公园的草地，闲坐在一方铺着油布的草坪上（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西伯利亚女人，祖母对于露珠沾湿的草地对身体的害处尤为紧张）。阳光普照的午后，小小的雏菊花在暖洋洋的空气中招展身姿，小伙子解开衬衫扣子直露到肚脐，姑娘们偷偷地把长袜放下来，这时候祖母仍会讲着漫天飞雪的故事。在灼热又如宝石般耀眼的阳光下，埃迪轻躺下去，想象漫天大雪在狂风的卷挟下飞过碧波起伏的草地，所经之地尽染雪白，刹那间，这些晒日光浴的人身上就覆上了厚厚一层雪，他们才战栗着发出一声尖叫，下一秒便碎成冰块没了声响。

埃迪鲜少提及她的童年，哪怕只是一星半点。她对此守口如瓶，在我的好奇追问之下害羞起来，局促不安。“我可不像你。我家可不是这样的。”她一边说，一边用手指着这座紫藤花垂绕的房子，抑或是湖畔随风拂动的杨柳。我顿觉尴尬，猛地感到一种地道英国式的冲动，即急于为我度过了安逸优越的童年而道歉。照埃迪的看法，即便有丧失之痛或是悲伤之事唐突地闯进这个美好之地，它们的威力也定会大大消减。

尽管哈德格罗夫的花园美不胜收，埃迪却从未真正被打动。她喜欢芜杂生长的紫罗兰，以及纤细动人、颜色深得像学校里用的墨水的春天鸢尾，但她从来都懒于识记花名。我总会让园丁在我们用早餐的露台摆上金色的万寿菊，于是她固执地称它们为“橘子果酱花”。在克拉拉大约五岁时，有一次我看见她正把“橘子果酱花”往吐司上撒，被我阻止后她大惑不解。

但是每当天空飘雪，埃迪总想要待在外面。她见到雪比孩子们还激动。第一片雪花初降，她便立马套上三件大衣，头上扎上好几条五颜六色的围巾，看上去就像俄罗斯农妇戴的头巾，然后一下子冲到屋外，凝

称作公园的，全身湿乎乎地回来以后，埃迪还会久久地在外面游荡。克拉拉和露伯利亚女人西会一下跌坐在我书房的壁炉前，旁边是几条冒着热气的猎犬，对着炉火的午后，忽地伸出两双冻得红通通的小脚丫。借着为女儿们放张唱片的机会（《胡桃夹子》，或是一支轻盈旋转、似有肉桂清香的维也纳圆舞曲——我们的孩子在音乐方面的口味就像她们嗜之如命的糖果一般甜腻），我会起身望着窗外的埃迪，看着她走回家里，每走几步就停下来，回头凝望银装素裹的群山和杂乱无序的深色树林，那样子就像一个迟迟不愿开口道别的恋爱中人。

许多人都自认为他们了解她。小夜莺。完美无瑕的英伦玫瑰。可埃迪在夏日里梦见的并不是玫瑰花，而是在雪地里行走，在冰霜封冻的寒冷早晨留下第一串脚印。



1946年, 11月

哈德格罗夫府重归我们所有。这种所谓的回家, 感觉颇为不可思议——浪荡游子在一个寒冷糟糕的十一月清晨一齐踏上归途, 回到多赛特郡。从车站开车回家的路上, 我们沉默无言。奇弗斯不紧不慢地开着奥斯汀车, 车速保持每小时二十英里, 将军身子笔挺地坐在他旁边的副驾驶座上, 俨然前来视察军队, 杰克、乔治和我则挤在后排, 每个人都打定主意只看窗外, 谁也不愿与别人的目光相接。

我因为即将再次见到她而紧张不安。哈德格罗夫府是我们失去已久的旧爱, 在过去的七年间如同笔友般萦绕在我们的脑海中。然而想到要重回故园, 每个人都深深陷入了孤独又寂静的焦虑之中。我们都知道, 房子经历了一场颇为棘手的战争——先是英国军团在此安营, 后来又是美国兵, 这些房客都是大忙人, 少有闲心修剪玫瑰, 清理客厅上面的烟囪, 或是阻止总在啃噬椽柱的蛀虫肆虐成灾。

车子爬向高处, 驶入山坡的阴影里, 树枝间垂悬着如条幅般的白霜。我们从枝叶相接的树穹下穿过狭窄的小道, 驶过银白落霜铺成的隧道。车子转弯, 接着我们就看到了她——沐浴在晨雾中的哈德格罗夫府。让我欣慰的是她依然如我记忆中那么美。在晨雾的善意遮掩下, 她显得完美无瑕, 只见门前石阶仍是黄油般的温暖金色, 屋顶厚厚的石灰岩板上斑驳地长着泛黄的青苔。我从车里走出, 静静凝视着眼前不计其数的竖立的高窗, 以及造型优雅的斜坡式的走廊; 我突然回想起曾经孩子气的

习惯，默数起碎石装饰墙上刻着的家族盾徽上有几只石狐狸。最小的那只狐狸有一半被艾维挡住了，他从树叶间伸出喙来，好似有点怕生。看见他真是让我高兴坏了。我一直以为自己对这座房子的每处细节都记忆犹新。每晚入睡前，我都会梦回府上，想象自己在她的小路和长廊上踱步，然而现在看来，我还是忘记了什么。

黄色砂岩的大门模样未变，门前垂落的紫藤萝却被修剪掉了，这样一来大门看上去光秃秃的。所有窗户里的灯都是熄着的，整幢房子看上去冷冷清清，似乎还没准备好迎接客人。但我们不是客人，我提醒自己。我们是重回故园的一家人。然而这是一次颇为奇怪的还乡：门廊上等待我们的不是奇弗斯或某位女仆，而是一位卫队少校，他站在门前台阶上，边等着我们边跺脚取暖。一见到我们，他立马停了下来，向将军敬礼，接着开始感谢将军令人尊敬的牺牲义举与慷慨精神，尽管我们心知肚明，这些都是连篇假话，因为我们的房子是按法律规定被征用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依我对将军的了解，不管怎样他都会出于义不容辞的责任感而让出房子的。但凡尽责之事，将军都求之不得。某一牺牲越是难以做到，他就越是乐意为之。

少校显然想说完就走，但父亲却拉住他站在门外足足聊了十五分钟，直到天上飘起雨夹雪。我们三人就站在那儿，全身冻僵，无聊透顶。我惊讶于杰克竟没有说“该死的，我去看看他们把老姑娘^①弄成什么样了”，然后一溜烟地跑掉。此时他和乔治复员才一个月左右，尽管换下了军装，仍没改掉士兵的习惯，当着长官的面走开不仅是失礼的表现，同时也是违纪行为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将军终于放那个倒霉的少校走人了，然后大步迈进

① 指他们失而复得的哈德格罗夫府。

屋里。杰克、乔治和我犹豫了一下，不太愿意跟上去。我希望这次重逢是私密的，我瞥了一眼两个哥哥，显然他们跟我不谋而合。杰克徘徊片刻，转身走下门阶，往河那边去了；乔治则朝着相反方向，穿过草坪走向湖畔。我踌躇了一会儿，吸入一大口冷冽而清新的空气，感到牙齿咯咯直打冷战，静悄悄走进屋里。气势恢宏的大厅几乎和外面一样寒冷。巨大的壁炉边烟灰熏染，里面没有生火。我几乎可以肯定，过去壁炉的火从来都是长燃不灭的。石刻柱子上雕着必不可少的狐群，它们目光茫然地向外凝视着，显得凄凄冷冷。现在大概不会有人来生火了，我想以后也再不会有了。我注意到壁炉台不见了，但想不出他们是怎么把它拿走的，又是为什么要拿走。

墙上不剩一幅画。那些名画好多年前就不在了，是被卖掉的，一幅庚斯博罗^①和一幅斯塔布斯^②一同转手的。但祖辈是善感恋旧之人，直到房子被征用以前，大厅四壁还挂满了原画的仿作——看到它们总让人抑郁沉重，忍不住想起我们为了支付遗产税、兽医出诊费、仆人薪水，以及更换生锈的窗户，把多少好东西无奈地转给了佳士得拍卖行^③。有些仿作还是相当不错的，另一些则马马虎虎——这些复制品看上去怪怪的，如同狂欢节上的镜子般扭曲变形。有好多年，杰克、乔治和我都爱玩“找出赝品”的游戏，试图猜测这些头戴假发、面无笑容的肖像画中哪些是仿作。后来将军告诉我们，没有一幅是真的，大家便再也无心玩这个

① 托马斯·庚斯博罗 (Thomas Gainsborough, 1727—1788)，英国肖像画和风景画家，代表作《蓝衣少年》《西登斯夫人》等。

② 乔治·斯塔布斯 (George Stubbs, 1724—1806)，18 世纪英国的代表画家之一，以精于画马而闻名于世，代表作《母马和马驹》。

③ 英文为 Christie's，旧译“克里斯蒂拍卖行”，世界著名艺术品拍卖行之一，拍品汇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珍罕艺术品、名表、珠宝首饰、汽车和名酒等精品。

游戏了。

最后卖掉的是我们挚爱的一幅康斯特布尔^①的风景画，画的是哈德格罗夫墓冢下的树林。画家站在山脊顶上，凝望山脚下洒满秋日暖阳的褐色树林。画中的某处有只夜莺在鸣唱——那一年的最后一只夜莺。康斯特布尔这幅画的仿作相当不错，我一直很喜欢，尽管它的色彩比原作略次一等，线条也有点暧昧不明——但仍然听得见夜莺的鸣啭，而我在意的只有这个。仿作是乔治寄给我的，随画附了一封信，告诉我房子即将被征用。消息传来时我孤身一人待在学校，得知此事后一时悲从中来。只有乔治才会想到在告知我可怕消息的同时寄来这幅画——善解人意地让我忆起家园，予我慰藉。这幅画中的风景不可避免地取代了我脑海中的原画，到最后，我所看到的墓冢与树林变成了三手之景——康斯特布尔的佳作由一位赝品画手重新描摹。

我回到车里，从后备厢取回那幅画，再次挂到大厅墙面的一枚钉子上。它看上去那么小，令人怅然若失。

屋里冷极了，弥漫的潮湿臭味更是让我恶心想吐。我心灰意冷，转身出门走下台阶，穿过芜杂的花园，朝着哈德格罗夫冈的山脊爬去。开始时我一鼓作气，爬得很快，但一会儿就没了力气，累得直喘。半山腰上参差分布着平坦的草地，我在第一片草地上坐下来歇脚，俯瞰着我们的房子。1939年她被征用时，我才十一岁，所以我已不记得她应有的样貌，至少不像杰克或乔治那样记忆犹新。从我现在这个角度，可以看见房子南侧被焚毁的部分。据战争办公室寄来的信上说，是一个没清扫的

① 约翰·康斯特布尔（John Constable, 1776—1837），19世纪英国最伟大的风景画家，英国皇家美术学院院士，代表作有《干草车》《白马》等。

烟囱里余火闷烧引起的意外，尽管杰克听到传言说是军官们在用餐时玩了个过火的游戏所致。他们把放出的屁装进了白兰地酒瓶里，四百年历史的古宅，落得这样一个有失体面的下场——因一个点燃的屁而屋顶生烟。

我并不惊讶于没人有勇气向将军坦陈真相。战时的多数时间，我自己也尽可能地回避他。并非因为见他一面很难——将军的战时任务主要就是向英国政府自吹自擂；不过如果哪里有场战役需要他出把力，哪怕远在异乡，他倒也是求之不得。学校放假时，我常常在朋友家里虚度时日，尽可能不和他待在一起，除了偶尔得和他在俱乐部里颇不自在地共进午餐。

站在高处，看得到光秃秃的横梁，好似残肢断臂，整个房子看上去颤巍巍的，不太稳固，从前她所拥有的那种对称感已然尽失。她仿佛一个身上仍然勉强连着残破四肢的病人。草坪变成了泥地，门前小径上一半石灰都脱落了，车道看上去像一张大半牙齿都被敲掉了的嘴巴。山脊下面的林地东一块西一块地秃着，之前几十棵树被砍倒，徒留一个个树桩，茬子似的突起在山坡上。

我在一堆蚁冢上坐下，哭了起来，暗自庆幸没人看见。我不知道到底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老姑娘恢复原貌。再没有画需要掸灰尘了，再不会在阁楼的角落里偶然发现被遗忘的特纳^①的画。上了年纪、脾气倔强的地产管理人坎宁嘟囔着要辞职。但我转念驱散了重重疑虑，沉浸在回家的喜悦中。深吸一口清冽的、卷挟着落叶松味道的空气，幸福的感觉油然而生，如同灌下白兰地时的那种快感。

① 约瑟夫·马洛德·威廉·特纳（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, 1775—1851），英国学院派画家代表。

圣诞过后是枯燥乏味的安静日子，这时杰克欢天喜地地过来告诉我们，他劝服了将军，新年之夜将在家里办一场派对。将军不喜欢派对，认为它会分散我们做正经事的精力——也就是打野鸡和钓鱼。然而奇怪的是，他却很喜欢打仗，尽管打仗也会分散做这两件事的精力。乔治大吃一惊——他简直不相信杰克竟然劝服了将军。我倒是并不惊讶。无论杰克要求什么，将军几乎莫不首肯。

乔治和我着手布置房屋。这绝非易事，因为每一天我们都会发现更多的损坏之处。富丽堂皇的大厅上的几处镶板被人剥去——无论是玩乐所致还是点火之用，我们永远不得而知。华丽的壁炉台不翼而飞，连大烟囱也有一段被敲掉了，如今碰上下雨、雨夹雪或是更糟糕的天气，雨水便会顺着烟囱落下来，啪嗒啪嗒滴在壁炉上。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有人忘了关前门，我摇摇晃晃地上床睡觉时，便看见两只画眉鸟正在大厅地上悠然沐浴。它们气定神闲地戏着水，当我拎着一瓶威士忌晃荡经过时，仍以高傲尊贵的姿态打量着我。我以为自己是在做梦，但第二天早上当我不带一丝宿醉地走下楼时，却在大厅地上发现了一条长长的白色鸟屎污痕。将军看起来既无财力也无意愿进行修缮。相较于忧心房子的未来，筹办一场派对真是令人愉快得多的差事。

新年前一天的早上，乔治和我郁郁寡欢地从一个房间晃到另一个房间，想着这个地方如何才能在夜晚降临之前摇身一变，以迎接全县百位最显贵的客人。幸好我们不需要满足什么期望。即使在战前岁月，哈德格罗夫也并未以其待客水准而闻名：总有品质上乘的格罗格酒供应，但我们请不起很多佣人，也无法与我们邻居家的招摇排场相提并论。整个家族的名字悠久古老，老掉了牙，就像我和乔治挂在客厅墙上的那张十六世纪地毯——我们徒劳地想用它阻挡从石灰缝里潜入的风。

杰克当然没和我们一起忙活。吃早餐时他给了一堆吩咐，模棱两可

地告诉我们大概有多少人接受了邀请（“五十个左右吧，我想，应该不会超过六十个，一百个最多了”）。说完就起身赶往车站，无疑是去接他那个周身散发着玫瑰香水味儿的宝贝了。他的职责显然只是劝说将军同意举办派对，至于实际的操办则不是他费心的事。我左右为难，不知该生气懊恼还是心生欢喜——我们已阔别如此之久，以至于他身上这些讨人嫌的毛病都让我觉得有种新鲜感。军队生活并未让他变样，这一发现带给我奇异的慰藉。

一位新来的白日女佣往地板上甩开一张地毯，其他几人则心不在焉地拨动着餐厅里的炉火，现在才九点半，炉子已经快要罢工，潮湿的木柴发出幽怨的呜咽声。过去几周里，大厅已经走马灯似的来过好多帮工，每个姑娘都比上一个更咄咄逼人。没一个能坚持几天，我们从未搞明白究竟是她们自己走掉了，还是奇弗斯打发她们走的，或是像杰克说的那样，他把她们埋在玫瑰树下了。我们的确再也没见过那些姑娘。在战前岁月，家里的女佣基本都是奇弗斯的亲戚。他总是语焉不详地介绍她们，说，“凯蒂、莫德、琼，我那个在伯恩茅斯的姐姐的小女儿”，或是，“我那个在利物浦的表兄的女儿”，但我想就算是奇弗斯也总会有用完亲戚的日子。

乔治和我注视着那两位面色阴沉的女佣，她们谁都没有任何注意到我俩的存在。从前女佣见了我们会红着脸退后一步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（我并不记得这样的场景，是杰克告诉我的，或许是真的吧）。

“那个，我们正在筹备晚上的宴会，布置这个老房子，你们俩能搭把手吗？”乔治用伪装的亲切语气说道，脸上挤出尴尬的微笑。乔治与人打交道时向来都不自在。我惊讶于他竟如此热衷这场派对，或许他只是为了杰克和我假装热衷而已。乔治是个彻头彻尾的好人，我所知的最纯正的君子。

两个姑娘抬起头来，没有回应他的微笑。她们一眼便看出我们是两个菜鸟。恐怕要没戏了，我们需要杰克。杰克魅力非凡，只需略施伎俩便能让两个姑娘争着来帮忙，而她们仅仅是为了取悦于他。

“我们手头有很多活，”她俩中年纪较大的那个说道，“我们只做到中午十二点。”这姑娘身材粗壮，一双深陷进去的褐色眼珠如同湿润的小石子一般。

“哦，老天，活见鬼。”乔治泄了气。我都能听到他在心里默默地咒骂杰克，怪他一走了之，把这个烂摊子留给我们。我伸手摸进口袋，掏出将军在圣诞前夕给我们的那点钱的一部分。耳边响起他的话：“礼物什么的，都是给女孩子的，除非是枪。”我把钱塞进壮女佣那胖乎乎的手里。“给你们当过了上午之后的工钱吧。”

中午十二点，她们再次准时出现在客厅里，来给我们帮忙。差不多已是带着笑意了。我不知道自己给了她们多少零花钱，但我并不在意。我想办一场华丽出彩的派对。战时的纷乱日子里，杰克和乔治都参加过派对，也有过远行，见过世面。或许都是些挺糟糕的经历，但至少他们去过一些地方，做过一些事情。而我整个战争期间都待在学校里。当我们满屋子地寻找没断腿的椅子时，我再一次试探性地向乔治问起那段经历。我已经在不同场合多次求他们跟我说说细节，但都一无所获。

“到底是怎么样的？你们居然不告诉我，真是讨厌。”

乔治耸了耸肩。“没什么好说的。大多数时候都是无聊得可怕。”

“那么其余时间呢？”

“并不愉快。”

“要么无聊，要么不愉快，就这样？”我问道，不敢相信他能告诉我的就只有这个。

“大多数时候是这样的。有时碰上特别倒霉的情况，就是又无聊又不

愉快。”

我怀疑他是不是在戏弄我，但那不是乔治的作风。他自己就不喜欢被人戏弄，所以也很少会开别人的玩笑。我们把一张小小的、稍微有点脏的沙发搬到客厅的一角，然后停下来歇口气。

“我其实没法想象你当战士的样子，乔治。”

他微微一笑。“是啊，我也没法想象。我想这正是问题的一部分。”

“那么另一部分呢？”

他轻声笑起来，但没有回答。“回到家乡真是太好了。我想念这里的雨。从来没想过我竟然会想念这个，但真是如此。阳光明媚当然很好，但我发现自己最喜欢的还是雨后初晴的惊喜。”

我不知道该回他什么。冰冷的雨水正敲打着窗户，穿过玻璃与窗框的缝隙飘进来，在窗台上形成了小小的水潭。要是现在出现雨后晴空就好了。

“别的人是什么样的呢？”

“哦，各种各样。什么样的都有，你知道的。”

然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我叹了口气，决定放弃探问。

剑桥固然让人喜欢——所有人都是谦谦君子，完全就是我在中学里结识的那类人——但我却渴望某种不一样的、更特别的东西。我没法好好学音乐（我们这种人是不学音乐的。那种东西根本就是不合规矩的，父亲是这么说的）。所有这些冗长无趣的课都让我感觉毫无意义，仅仅是中学时代的乏味延伸。假如现在还在打仗，那我一定正在前线战个正酣，而不是被流放到大学里，在靠着炉火的舒适位置上，惬意地忍受着导师给几个人开的小班辅导课，听他说着都铎王朝的各位亨利皇帝五花八门的战绩。既然我没法学音乐，那就给我来点战争吧。但我不能跟任何人讲这话。就连杰克听了都会僵住他那放浪不羁的笑容，乔治则会默默地